



87408

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劉良

呂向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管

李斯

善曰史記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

來間秦以作漑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祗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斯書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畱斬咸

陽市也
良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銑曰吏百官也

昔者

善無者字

穆公求士

向曰士謂賢才也

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

奚於宛

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聞要由余遂去降秦

繆公以客禮禮之又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

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

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

五穀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

悅授之國政

曰戎宛小國名

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

於晉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

以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鄰芮不鄭不豹奔秦

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

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此五子者不產於秦

善無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善曰史記曰秦用由

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孝公用商鞅於

之法向曰公孫鞅衛人也號為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

富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善曰史記曰獻公卒

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

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

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善曰史記曰衛鞅將

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

為列侯號商君卬五剛切翰曰舉猶開也今

秦之治國因此而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

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

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

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

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

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良曰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銑曰拔除也

上郡地名包九夷制鄢郢音偃東據成臯之險割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子容使之西面事秦功

施到今

善曰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蓋秦令人據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六國

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史記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從銑曰包兼也

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也成臯地名膏腴良地也壤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者關西六國合而攻秦用張儀之計散昭王得范雎廢穰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

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

業

善曰史記曰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

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春秋保乾圖曰光闔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向曰范雎魏人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芊戎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塞也言如此上善無四君皆以客之功者穆公蠶之食葉此上字

孝公惠王昭王也以用也此數人者皆非秦人故云客由此觀之客何負

於秦哉

善曰負猶累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

善作弗

納踈

士而不

善作弗

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

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

善作隨

之

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劔乘織

五臣作織息廉切

離

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鯨

徒

之鼓

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

曰夫劔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于將作鐵劔二枚二曰太阿孫卿曰織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鯨皮可以冒鼓也齊曰和氏寶則卞和之此璧太阿劔名翠鳳以翠羽爲鳳形而飾旗也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

之所生然後可

五臣無可字

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

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

馬馱

決啼

不實外廐

善曰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獻廣雅曰馱馬屬

良曰犀角象牙也馱良馬名廐馬屋

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

青不為采所

五臣作可

以飾後宮充下陳

善曰下陳猶後列也

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也

銑曰充滿陳列也

娛心意悅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苑

於元

珠之簪傳璣之珥

阿縞

古老

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

善曰說文曰珥珥也徐廣

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

以別之佗皆類此銑曰以宛珠飾簪而隨俗

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善曰隨俗雅化謂閑雅變

化而能隨俗也向曰冶美夫擊甕貢於扣善作

也也窈窕美貌美女出於趙正甫彈箏搏髀陞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

也善曰說文曰甕及瓶也正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

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善曰禮記

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

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也

也韶虞舜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

武象周樂也

韶虞若是者

五臣無者字

何也快意之

善無之字

當前適

觀而已矣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

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

五臣作可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濟曰跨據也

臣聞地

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就其深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

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是

以地無四方人

善作民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

福

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有乎四時交會充於內鬼神歆饗降福於中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奔黔首以資

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齎之謂銑曰黔

首民也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裹足不入秦

良曰言雖裹足以欲游秦而不得入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資盜糧

者也

善曰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

翰

曰藉借也寇賊齎遺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

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

臣五

作
荅讐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善曰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鼻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

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齊注同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

兵加胡越

善曰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

臺殿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

所以一羣臣也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

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令也胡越南北邊之國也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之據以

叩函谷咸陽遂危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

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銑曰晚節

末路謂二世時也扣擊也何則向曰設列郡不

函谷關名咸陽秦所都也秦之政也今胡數涉北河

相親萬室不相救也善曰史記曰秦惠

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王遊至北河徐廣

曰戎地之河上也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

鳥下盡地之伏兔濟曰胡即匈奴也言胡人

馬盛揚塵於關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

野不見鳥獸

車相屬轉粟流輸

去

千里不絕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

良曰輦車運輦之車屬及也言轉輸千里不絕於道此假言吳與諸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北伐於漢耳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下文言其所由也何

則疆趙責於河間

善曰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

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之地銑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

六齊望於惠后

善曰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

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

王璧光爲齊南王也。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此六王之心常然。惠帝及高后，城陽顧於盧博。善曰：孟康追怨惠帝及高后，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也。翰注同。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善曰：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爲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也。齊曰：文帝憐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言三子皆望墳墓，思其父見遷殺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

善曰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
忿不能爲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
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
乃可明也漢少浮解其意故云不能爲吳二說相成義
今大王不憂其不可若舉兵伐漢天子來討諸
國但有其意無敢相救蓋不能專一可以明矣此陽之微言也
邳鄆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善曰蘇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此同
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爲難
越爲吳難不可恃也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
本記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
南郡銑曰邳鄆趙都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
陽水名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
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

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爲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難吳計雖使當爲乃使越人當爲吳人輒當爲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以下乃致其意焉向曰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其言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務隱其言詞越假比吳也輔猶拒也胡比趙也言吳趙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趙各深不能相濟事則必敗故爲大王憂也臣聞

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

善作

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底同

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遊者爲之談說

曰言自然相感者也驤舉也龍無翼言翼即鱗

也砥礪也陽今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

將致其意也濟則無國而不可干

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

曰言變易精思極盡謀慮也

善作節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

翰曰固陋陽謙詞也裾衣裾然臣所以無所

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

而樂吳民也

善無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

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

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也良曰言

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里下風之行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高敬尤甚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驚至鳥累也

百不如一鶚

善曰孟康曰鶚大鵬也如淳曰鶚鳥比諸侯鶚比天子

向曰忽輕

也至謂至情

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袷

縣

服叢臺之

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

善作湛字善曰服虔

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爲三也袷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爲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反呂后殺之湛今沈字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者趙幽王反高后殺之沈沒也淮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

還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濟

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朝王朝也然則計善

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故云西

謀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傳曰吳

公子光享王鮪設諸賓劔於魚中以進抽劔以

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

避狼虎良曰諸專諸賁孟賁皆古勇士也不安其位言無益於事

故願大王審

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

求衣善曰臣墳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向曰寒

心銷志見國家多難也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

言早起聽朝也銑曰畫謂畫策

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

善曰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

東牟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

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翰曰邾魯國也儀

父謚也功與齊相類善曰應劭故引而連之餘文同

深割嬰兒王之

善曰應劭曰文帝封

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皆厚割地與之言孝文帝於骨肉厚壤子王

梁代益以淮陽

善曰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

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又曰方言

璋其肥盛晉書注以璋為諱也良曰壤子猶愛子也言文帝王其愛子揖為梁王參為代王

武陽王後梁王揖薨徙武為梁王益加也

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

非象新垣等哉

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

殺又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

銑曰仆頓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使將擊之興居自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

則謂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

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善曰今天子景帝也

規猶帶也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大王弗察臣恐

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

可期於世矣善曰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

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

周鼎終不可得服虔曰過誤也翰曰前言豈

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計

失國亡由邪臣詐誤故陽引此為諫言王為此

謀則吳嗣必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

善曰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

之又曰燒棧道言高祖燒所涉之棧道也史記

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

以灌章邯而破之兵不稽留收散善作人之倦東馳函谷西

楚大破善曰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西楚則項羽所稱也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

以失其地善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此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善曰孟康

不可庶幾得之也銑曰言羽等甚彊盛尚見破滅為國家者不可不慎其幾微也熟猶深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善曰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夫

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
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
出之卒爲上客也向曰陽爲人憤
慨不爲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之
間勝等疾陽
餘同善注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善曰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畏畏其不成也
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
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
然也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
氣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
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
白蝕昴昭王疑之善曰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
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

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
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如淳曰太白天
之將軍也濟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
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害事
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昂
昂趙分也將有兵故蝕焉蝕于歷切夫精誠變
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衰哉

良曰變動諭明也兩主燕太子

秦昭王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

吏訊為世所疑

善曰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

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

是使荆軻衛先生

復起而

五臣無而字

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

者

善無者字

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善曰韓子曰楚人

山之下捧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王人曰
石也王則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
王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向曰下和得玉璞
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為非玉則其右足誅亦刑
也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善曰史記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

斯具五刑者也向曰李斯忠諫於秦二世而具五刑於市胡亥二世名是以箕子

佯

善作

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

善無也字

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

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大王察玉人李

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善曰以其計

無使

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

善曰史記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
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
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
鴟夷鴟夷檻刑 齊曰比干彊諫紂剖其心而
觀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臣始不
鴟夷之革沉之於江鴟夷以皮作醢刑

信乃今知之

良曰知忠而獲罪

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善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

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家語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說

銑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其猶新知情若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也

何則知與

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

之

善無事善注同

向曰於期為秦將得罪於秦而逃於燕荆軻見於期曰今聞秦

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爲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因左手持其袖右手握其脅於期從之遂自刎藉借也丹即燕太子徐廣曰堪丁鶴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

古以中濟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郢謂齊將曰公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

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刎到齊兵遂却翰注同夫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

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善曰服虔曰蘇

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又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柱而死翰曰蘇秦於天下則反白圭戰亡六

城為魏取中山善曰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

遇之還拔中何則誠善作有以相知也蘇秦相

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

音蹄 善曰惡謂讒孟康曰雖有讒惡王更膳

以珍奇之味也 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

蘇秦更烹一駿馬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無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五臣無投以夜光之

璧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文

侯 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白圭贈以

寶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昔肝相信豈移於浮

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嫉昔者司馬喜臚

鼻引

脚於宋宰相中山

善曰戰國

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臚者脫去人之臚郭璞三蒼解詁曰臚膝蓋也翰曰司馬

喜為宋所則而說中山之范睢摺拉脇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

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睢金十斤及

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答擊范睢折脇摺齒睢

得出亡入秦為應侯廣雅曰摺折也齊曰范睢為魏相魏齊之所答擊折齒摺脇睢得出亡

入秦說秦王王以為應侯也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

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

也是以申徒狄蹈雍

平之河

徐衍負石入海

善曰

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如淳同向注何曰申徒狄諫殷不聽自投於河水自河出爲雍徐衍惡不容身於世義不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

善作主上

之心

善曰新語曰窮澤之

民身不容於世言昔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爲權杜預曰比近也周故百里奚乞食於

道

善無字

路繆

善作穆

公委之以政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

奚乞食於路而 穆公委之以政 甯戚飯牛於善無車下而桓公

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

曰甯戚扣轅而歌 此二人者善無豈素宦於朝

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

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

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善同

向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宋信子

冉之計囚墨翟善曰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未

夫以孔翟善作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

以危

濟曰宋魯竟弱故云危

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善

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亡積毀消國亦云消骨又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消滅國亦然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

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

善曰言齊任子臧故

威宣二王所以疆盛史記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良曰秦穆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穆公爲霸王齊用越人子臧而威王宣王所以疆盛此

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

觀垂名

善作

當世

善曰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

聽之而後可知也

銑曰竒故意合則胡越爲

獨也公聽並觀言無私也

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

管蔡是也

丑臣作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讐敵未聞尚書

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向曰丹朱堯子而不肖也象舜

弟常欲殺舜管叔蔡叔皆周公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此四人於堯舜周公則為

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為讐敵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

宋魯之聽則五伯

善作霸

不足侔而

善無而字

三王易

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

常之賢良

善無良字相秦穆晉文宋襄楚莊也侔比也三

同翰注

翰曰五伯齊

王禹湯武也濟曰捐棄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噲死

子之亡信可棄也齊田常弑簡公而立平公封以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何足悅也

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

欲善無厭也

善曰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良曰紂剗比干剗懷孕之婦武王

封其後而修其墓

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

善曰張晏

曰寺人勃鞞也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袿及入寺人

求見於是呂卻冀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

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袿袿也勃鞞字伯楚銑曰讎謂寺人勃鞞為晉獻公之逐文公斬其袿

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難遂以疆霸

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

天下

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一匡天下此之謂也銑曰仇謂管仲為公子糾射桓公中鉤何則慈仁殷

勤誠加善本作嘉字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

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

之善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變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

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駭者坐之商君曰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

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轘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

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越王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

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

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

三公為人灌園

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子

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也向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三

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餘同善注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

五臣作賜

見情素

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

孫鞅事孝王竭心謀示情素

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愛

五臣作變

於士

善曰於士所未無所愛惜也

則桀之犬

善作

可

使吹堯而跖

隻

之客可使刺由

善曰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

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戰國刀鞮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翰曰

墮聞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

齊曰言苟能盡

心於人人無然則荆軻沈善作

七族要離燔

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善曰張晏曰七族至高

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

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

灰高誘曰吳王為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也

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

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三

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

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

善無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路字蟠木根柢帶輪囷去離奇衣而為萬乘器者何

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張晏曰柢下本也

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

廣雅曰蟠曲器謂服玩之屬容謂彫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也抵本也輪囷離奇屈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盤高下也萬乘天子也

侯之珠夜光之璧祗是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

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為游何曰德重者人

不以為德故也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翰曰蒙被

術法也伊管伊尹管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

善作改則人主必襲按劔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善也字

翰曰襲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也字

善曰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論語考比讖曰引五子

以避俗遠邪殊域莫不向風良曰陶鈞造而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其所欲故比之矣

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不為卑辭

所牽蘇秦曰卑辭以謝君國語故秦皇帝任中

庶子蒙嘉之言

五臣有以字

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

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善曰戰國

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

為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
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乃引其匕首以隨秦王
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
也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
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
太師史記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立為師也
銑生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
公望塗溝卒遇其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欒之
語馳域外之議善作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向曰拘欒
淺近昭曠大明也今人主沈於善無諂諛之詞牽於帷
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
妻妾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

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善曰不羈謂才行高早食牛馬器以

木作如槽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即古蔬字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驥良馬也阜飼牛馬

文同

餘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止礪

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也論語曰子罕言利故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善曰

日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特也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特也朝朝而歌無所用心故醜之今欲便

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

回面汙行以事譖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

士有伏死堀穴巖

五臣作巖穴

藪之中耳安有盡忠

信而趨闕下者

五臣無者字

哉

銑曰恢廓廣大也誘進脅迫也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疏諫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

忌勇期賁育

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

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
臣之愚暗竊以

育之勇焉而死

翰司善注

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

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

塵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也濟曰軼才過於衆也駭驚

也不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輿不及還轅人

不暇施功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善無施字

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

以道傳弄弄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傳逢蒙也

豈不殆哉良曰起轂接軫有如戎狄不遠矣軫車後橫木雖萬全無患

然本非天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

而馳猶時有銜檄

渠月

之變

善曰張揖曰銜馬勒也檄駢馬口長銜也

家語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檄而後鞭策之威

檄勒

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氏春秋曰吳為丘墟向曰豐茂騁馳也

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

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

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翰曰萬乘天子也

蓋聞明

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善曰太公金匱曰明

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禍故

善作

多藏於

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

銑曰忽輕也

故鄙諺曰家

累千金坐不垂堂

也

善曰張揖曰畏欄瓦墮中之銑曰懼瓦墮而傷之也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爲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爲逆也

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齊注同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

失全全亡
全謂安全之道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

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善

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上不絕三光

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

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濟曰不絕其明者舜禹湯武與天合德日月不食五

星不亂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

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五臣無置字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良曰遺失也臣乘願披心腹善作腹心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銑

效進恒傷也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

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

其將絕也

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不側言至深不可得知也

馬方駭

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

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

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
翰曰駭驚也鼓擊鼓也鎮壓結續也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善曰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

甚急魯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

齊曰事之幾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言改其過

謀脩其政道不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

可失於今日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良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善無

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

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卵其上公曰

危哉國語曰升天之無階也反掌言易也孟子

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

於泰山與日合符銑曰欲為謀逆之計變改

也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善作無窮之善有樂

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善曰

盡也 何曰而欲乘累卵之危走奏上天之難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監曰人性有畏其景而

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

止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

景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陰以休景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 濟曰景

影也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

湯之滄諒楚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

薪止火而已善曰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 呂氏

火則止矣 濟曰滄冷也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

薪而救火也

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

良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以逆求福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

善有也字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

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無乃字百步之內耳

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善曰戰國策曰蘇厲謂周君曰養由

基者善射去楊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也銑曰言養由基所得百中者百步

內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相比則養由未解持弓矢操持也福生有基禍生有

胎善曰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

自來哉善無哉字泰山之雷力穿石殫極之統五臣作綆

斷幹

善曰自從也晉灼曰統古綆字也

也

翰曰泰山之水雷久而滴穿其石也綆索也幹井土木也言盡極井索用久而刻斷其木

也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

靡無也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

丈必過

善曰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

曰銖權分寸象之重也言自銖銖稱之寸

度之至石丈必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石稱

丈量徑而寡失

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

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徑直也

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疾而且易所失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

敗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先而絕手可

擢而拔

善作抓藥足易去也

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

絕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抓壯交切

銑曰三尺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

善無也字言制事在於未發

向曰磨礪

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

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礪力公切尚書注曰

砥磨石也

翰曰爲事不已必見其效此所以諫王久爲逆謀恐一朝見用矣磨礪砥礪皆磨

石也臣願

五臣無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

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齊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

國既舉兵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
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
兵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
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

乘於是復
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

去

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

笮

音昨善
作笮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子容反善曰
胡戎為難舉兵

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又曰南夷自
雋東北君長十數笮都最大六國韓魏燕趙齊

楚也

良曰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

六國也

六國韓魏燕趙齊楚關東連兵曰從距

至也

羌

芴夷名

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

之威

善曰孟康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又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

也

銑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二國兵逐秦至函

谷關其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

以拒秦燕復使

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

荆軻以刺秦王

是

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

善作

何也則地利不同

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

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善曰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向曰項羽

分秦地爲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而盡有六國之衆又脩恩義以撫戎狄而羌夷來朝比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也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

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

猶蠅蚋

而之

附羣牛腐

輔

肉之齒利劒鋒接必

無事矣

善曰

說文曰

秦謂之

蚋楚謂之

蚊齒猶

能害牛也

朽肉觸劒徒自斷耳

吳之犯漢有類

於斯無事言必敗無成事也

腐朽也齒猶觸也

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

濟曰

失職

謂削地也責求先帝約謂本封

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善曰

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也良曰三公謂是

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

過謂是大王之善無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

削地是大王之善無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

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

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銑曰隱匿謂僻在東海也居過中國謂勝於京師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軍行

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善曰張晏

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又曰此言貢獻

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如淳曰山東吳

王之府藏也又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

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

獻之而行也向曰方輸謂貢萬物也轉粟西

錯雜也珍聖寶元也山東府吳府名也

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

善曰如淳曰言

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

齊曰海陵縣有吳太倉脩治上林雜以

離宮積聚玩好圈

高

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

善曰

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良曰上林天予苑長洲吳苑名

游曲臺臨

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善曰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以海水朝

夕爲池

銑曰曲臺漢宮臺名臨上路言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官池小故不如也

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

向曰壁壘軍城也副

重也關城函谷峽武等關淮南吳之所以爲固也

此臣之所爲大王樂

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

善曰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

半安全
翰曰十
中有五得免禍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

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

都

濟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其不備曰襲都謂吳都廣陵

魯東海絕吳

之饗

失道

善曰吳饗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地理志有魯國

及東海郡

良曰魯東海二都也使之絕吳人饗饋之道

梁王飾車騎習戰

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

都亦不得已

銑曰梁王武也榮陽縣名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

其約

向曰三淮南謂淮南京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勃也及吳楚反皆守漢約不從吳也

齊王殺身以滅其迹

善曰晉灼曰齊孝王將聞也吳楚反堅守臣三國不

從後藥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

殺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

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耶

鄆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善曰晉灼曰膠東膠西

此謀應劭曰漢將鄆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

異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濟曰四國謂三

淮南及齊也言不得出於郡也趙王今大王已

遂發兵應吳此事以彰不可掩覆

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善曰張晏曰

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張韓將北地弓高宿

見制於此地也良注同

左右善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將北地

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服虔曰弓高侯韓

顏當也如淳曰宿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日向

軍左右銑注同

言吳兵之急壁軍城

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善曰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向曰詣謁也餘

同注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善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

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春秋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也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

齊臺

五臣作堂善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頃海水又出許慎曰庶女

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幼而
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寃告天司馬
彪莊子注曰襲入也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

卷流涕

善曰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

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

教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屈原作

離騷悲其文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

讀之流涕

行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

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為

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

善曰史記曰屈

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
不為左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

煩去惑者也足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
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良曰伏死不

顧寬之深也此謂由此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

虛語乃今知之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

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伏願王璽停左右少加

憐察善曰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又曰

靜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

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操桑以為樞北齊

人所謂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

蓬為戶揉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
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
步向曰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
言自微賤

天下

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

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

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賈名譽於天下

曰者謬

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

善曰漢書帝

君殿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用上方

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

殿中詔伯受焉翰曰日者猶頃者謬得謙詞

也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謂嘗官於朝廷

也何嘗不局影疑嚴側身局禁者乎

五臣作也

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傷賦曰應門閉兮

禁門局

濟曰局影側身皆戒懼也疑堅嚴敬

也局禁宮

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

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

善曰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

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
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
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佗裘孟嘗君患之
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
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
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
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
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
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
年在宮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
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大王惠以恩光顧以
得奏薄伎良同善注

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

矣

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
及已也曹植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

移餘文同銑銑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
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低低

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佩猶荷
也荆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
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
報讎臣事智伯智伯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
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
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分義也
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善曰左氏傳曰衛太
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舍孔叔太
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
里克公使謂之曰圍子弑二公與一大夫為子
者不亦難乎對曰若不有廢若何以興欲加之
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弇桐弔
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一焉向曰
淹言願殺身如此萬中有一以補於王也餘同
善剖心摩踵以報所天善曰鄒陽上書自明曰
注剖心摩踵以報所天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浮辭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劉熙曰放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

休曰君者臣之天 翰曰比干不避殺身而忠

諫於紂紂剖其心而觀焉踵足也所天謂建平

王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 善曰楊惲書曰言

也曰小人固陋淹自謙 迹墜昭憲身限幽圉履影

弔心酸鼻痛骨 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圉

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

謂魏武曰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

良曰墜陷也昭憲明法 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

也限隔幽圉謂獄也 次之每以一念 善曰尸

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李陵答蘇武書

曰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銑曰虧損遺失也言

如有所失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

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

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

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

沈陰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雲之重

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此少卿

所以仰天植

直

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

善無也

善曰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

三夜泣盡繼之以血向曰少卿李陵字也陵

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

下

官雖乏樂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

善曰燕

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

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

巖石之下

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

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同善

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

善曰漢書

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

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

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齊曰

蕭朱結綬謂相薦逵也金馬待詔處也高議論

政理也漢

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

善曰漢書

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

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賈誼曰行臣之

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

俱啓丹冊並圖青史

善曰

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

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

先曰

啓開也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

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善曰左傳叔向詒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

之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向曰言毀讒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遠則直生

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善曰漢書曰直不疑

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譙國醫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爲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也翰曰不義謂第婦公不過兄也餘同

善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

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

善曰司馬

遷答任少卿書絳侯誅諸呂囚於清室而僕又

得之蠶室良曰絳侯周勃持兵北軍故曰上

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恥也太史

司馬遷爲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云名臣之羞

蠶室刑之所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善無

人之所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善無

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

善曰司馬遷書

曰如僕尚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

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

連謝終不肯受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銑曰魯仲連爲趙却

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

子陵閉關於東越仲

蔚

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

善曰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

趙人也與世祖同學及即位續名如隱身不
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
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向曰嚴
光餘姚人餘姚越也閉關謂不出也杜門與閑
關義同扶風秦地也良可若使下官事非其虛
知言皆恐患難故去於代

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
善曰莊子

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
翰曰鉗口吞舌不言也匕首劍也殞自

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善曰

左氏傳曰子曰子事我而有私於讐何以見魯
衛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
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
史記曰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
歌於市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

方今聖曆欽
齊曰齊魯燕趙義俠所出

明天下樂業

善曰尚書曰放勛欽明管子曰天

天子也曆曆數也欽敬也

青雲浮洛

善作

榮光塞河

善曰尚

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也銑曰青雲榮光皆河洛之瑞也

西洎臨洮

土

狄道北

距飛狐陽原

善曰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

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

莫不浸仁沐義昭

景飲醴

善曰楊雄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儼智儼音攢論語摘輔像曰

帝率握炤景飲醴冀莢為歷宋均曰昭景為景星所召也

喻曰言旁及四夷皆浸沐天子之

仁義景景星醴醴泉皆瑞也謂昭而下官抱病

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昭明也

善曰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鄭

圓門含憤獄戶

司農曰圓土獄城也濟曰圓

門亦獄門抱痛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善曰家語

含憤恨之深也公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良曰凡一微物失其所足可以悲而況人乎

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冤不愧於沈首

鵠善作亭之鬼無恨於灰骨善曰晏子春秋曰

鵠鴻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徙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

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

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

葬之乃恩及白骨故云不愧沈首也說苑曰景

公畋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

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

富取其財物理埋致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
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鵠奔亭銑
曰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人來
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爲亭長所殺
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冤
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
執事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

任彥升

善曰梁武詔昉曰聊爲七夕詩
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
而辯於才可即制付
使者向同善注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

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

善曰春秋合圖曰黃帝布迹

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述行述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

賦曰邈希世而特出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不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言遠代以來少

有如帝善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

善曰四世漢武帝也三祖

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

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詔云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

之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善曰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

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

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

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

露調和致其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良曰舜

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不

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漢

魏之主不足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善曰論語子

以繼想耳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銑曰言帝之性合於天道不可得稱

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

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之遇也向曰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臣

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

待詔善曰答賓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拜樂安僭為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

翰曰易云潛龍勿用謂帝在齊朝待詔已得承

君知臣見於訥言之肯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

戲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左傳曰

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詭集有辯才論

齊曰言帝知我謹輒牽率庸陋式謝天獎

良曰

謙詞也式用訓拙速雖效蚩鄙已彰

善曰孫子兵法曰兵

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檄曰蚩鄙益著閭續上

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蚩鄙

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蚩鄙皆謙

臨啓慙慙六

詞也效呈也蚩輕鄙小彰露也

六

罔識所寘

音至惡愧也寘置也

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

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珍軒見之隨從俱爲賊所害贈待中開府謚忠貞公珍真忍切軒休于切

任彥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

五臣無當賜字

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

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續

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

善曰王隱晉書述壹及二子死徵士翟湯

聞而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

栢子新論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濟曰緒胤

也昧不明也忠謂壹死王事孝謂珍盱死父難

也良曰名教謂當時士大夫而年世貿遷孤

為之悲傷也隱淪謂徵士翟湯

喬淪塞

善曰廣雅貿易也銑曰喬嗣淪沉

遂

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

善曰

栢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空其中樵兒牧豎

躑躅而歌其上也向曰言壹墓摧殘若此也

表石表也蕪沒也丘墳也狐兔穴其中童兒牧

豎登其上

感慨自哀日月纏迫

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

而歌也

感慨以長歎

翰曰言彬自傷

陛下弘宣教義

非求效於方今

善曰杜預左傳序曰弘宣祖業

死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濟曰

脩理之非求

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善曰春秋

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

論語曰周任

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良曰言壺餘德不

闕於晉典

善曰左氏傳曰凡諸侯薨于朝會葬

也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

樵蘇之刑遠流於皇

代

五臣作世善曰戰國策顏蠋謂齊王曰秦

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

罪死不赦 錢曰此刑久絕今臣亦何人敢請

天子脩壙之墓是遠流此代

斯幸向曰非分而得謂之不任悲荷之至謹奉

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善曰劉璠梁典曰

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翰同注

任彥升

昉啓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近啓歸訴庶諒窮

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良曰諒信也款心也悼心

失圖泣血待旦

善曰左氏傳楚薳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

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

銑曰昉善作

於品庶

示均鎔造

善曰鵬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鎔炭所以行銷鐵也向曰鎔造造

化所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示同造化之一物

干祿祈榮更爲自

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

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言已之所陳但正虧

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

向曰干祿榮寵自拔擢於衆其損禮教不堪關於視聽皆謙

也所不忍言且陳茲啓

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啓公羊傳曰謂

之新宮不昉善作

往從未官祿不代耕

善曰晉中興書

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

飢寒無甘旨之資

限役廢晨昏之半

善曰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

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良曰甘旨飲食晨昏

定省由飢寒限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善曰孝經

役廢闕其半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亟之則是無窮銑曰言父母生之膝下以養父

母此歡有如駟馬過隙之疾几筵之慕幾何

可憑善曰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

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且奠何酹外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聞

時也苦若無主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

聲類曰酹以酒祭地也論語曰吾不

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埤蒼曰閔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翰曰奠醑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所寄也晨暮無人哭臨則寂寥無祭主矣閔空也所守既無別理窮咽

豈及多喻

善曰呂安荅嵇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也濟曰言為服喪無別理

也窮咽哭泣也多喻多此喻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尚書

曰特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入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良曰格至也

區宇天地也塗道也

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

善曰孟子曰沛然下雨

先曰言降臨恩霈然如雨

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

善曰孝經

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

何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人錫類所及

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爰於也

匪徒教義善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此及人非徒以教義為化也翰同

善不任崩迫之情謹以

善作

啓事陳聞

濟曰崩迫切急

也謹啓

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張銑

呂延濟李周翰

劉良註呂向註

彈事

奏彈曹景宗

良曰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二州發

兵往救景宗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任彥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爲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

無却顧望避敵逗撓

奴教有刑

善曰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云綏却

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至乃趙母深識乞不

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

善曰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

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也向曰括果敗而毋不坐故云深識已輕言輕於常法餘文同

是知敗軍之將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

善本作斯在善曰魏志太祖

今日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於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臣昉頓首頓首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

死罪死罪竊尋獫狫險侵軼蹙擾疆陲王師

薄伐所向風靡善曰獫狫險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

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也

翰曰獫狫匈奴名也謂後魏主也師謂梁

軍也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

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濟曰淮徐河兗皆屬

梁地也捷軍所獲也東關無一戰之勞涂音途

師有功則凱樂而歸東關無一戰之勞涂音途

作中罕千金之費

善曰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

亂斫遂破北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

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伯向塗中伏滔北征記金城西沂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

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也良曰言破敵之易東關塗中皆地名罕亦無也

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也

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善曰沈約宋書

曰宋世分郢州為司州也

銑

故使狡虜憑陵

淹移歲

五臣本作年

月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

恃楚衆憑陵弊邑也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

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猶有其轉

戰無窮亟摧醜虜

善曰劉瓛梁典曰天監三年

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捶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也潘安仁汧馬督誄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汧馬督誄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也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

翰曰

丞數也餘文同

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

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

善曰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

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爲戍已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

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
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
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若使郢部救兵微接

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關

善曰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

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也漢書宣
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關也

統曰單于後魏主也

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善曰

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
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

尚書曰建邦啓土

向曰漢武帝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

降是謂開夷狄之土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

善本

作不時言邁

善曰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討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還車言邁

韓曰受命故使蜚謂結蟻聚水草有依善曰漢

不即行也故使蜚謂結蟻聚水草有依善曰漢

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蜚毛而起吳志曰錢唐大

帥种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獫狁獯鬻居于邊

地逐水草遷徙也良曰言景宗縱方復按甲

魏兵使如蝟蟻之結聚而依水草也

盤桓緩救資敵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

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遂令孤

敵銑曰按下也盤桓不進兒資助也

城窮守力屈凶五臣本威善曰謝承後漢書胡

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

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

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

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劒善曰劉璠梁

典曰宣城王

文選

四

化

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戍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戍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衄衄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

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

五臣本無景宗即主一句善曰左氏傳

曰齊人侵魯疆場更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徙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述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

下讀也 濟曰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
駭驚冥用也

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關國侯臣景

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
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
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

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銑曰言拔指
自行陣之間也邁遇也非分而得謂之多幸

蹤非擬獲獸何勤
善曰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爲
鄼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

馬勞顧君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
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

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
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也 向曰言景

宗指蹤非擬蕭何獲
獸勤勞不同諸將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善曰漢書

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
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爲列

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負檐丁濫裁弛氏鐘鼎遽

列善曰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負

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濟曰

也也和戎莫效二八已陳善曰左氏傳曰鄭人

也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八景宗無此功效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

原豈獲自己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

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喻巴蜀曰肝腦塗

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銑曰踵是也造

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為且道恭

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善曰史記曰沛令閉

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向曰棄甲退敵也

生曹死蔡優劣

五臣本作當

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

目

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覲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覲姑也鄭玄曰汝姑

然有面目也

翰曰人斯謂景宗也覲疆也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善曰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

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爲覽所殺長魏

武置法案以從事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

令者克捷違教者

負貶也良注同

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

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鎰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銖曰易云師出以律鎰銖輕重也爽差

也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

天下略不世出也何曰挺拔也略料敵制變謀也不世出言非世人所能出也

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

勝威謀靡亢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取制於廟筭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翰

曰出征者必祭廟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善曰晉筭吉凶而後行起居注

宋公表曰臣寔庸固濟曰庸固謂景宗也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理絕言提不可與言也

自逆胡縱逸又患諸夏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

匈奴傳贊曰又矣夷狄之為患良曰逆胡後魏也諸夏中國也聖朝乃顧將一

車書

善曰沂馬督諫曰聖朝西顧關右愛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銑曰聖朝謂梁也

乃顧謂春顧天下也一車書謂欲平天下使車同軌書同文愍彼司珉致臣五

本作辱非所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非所也向曰愍傷也司

珉司州之人也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

罪翰曰載則矜憐惻惜也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善曰左氏傳仲尼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刑侯之獄言其貪臣謹以劾

胡代反劾發其罪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

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脾

將帥結卦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

續奏

銑曰僚官也偏裨皆小將也絀沾也臣謹

奉白簡以聞

何曰簡略狀也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

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元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

越三州也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

不入汜

凡毓字孤家無常子善曰東觀漢記

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王隱晉書汜毓字稚

衣無常主也五臣良注同是以義五臣本義上士節夫無是以二字

聞之有立

善曰左氏傳曰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

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銑曰有立謂立志也

千載美談斯為稱

去首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

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

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

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善本

作常

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

五臣本作百後當伯字同

並

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

善本

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
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
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

善本無隔箔

攘拳大罵突進房

五臣本作屋

中屏風上取

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

龍牽范問失物

五臣本無物

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

五臣本無及

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

善本無共

至范屋中

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杵范臂求攝檢如訴狀

輒攝整

善本有亡

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

亡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賦

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亡寅後第二弟整

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

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善本有整

兄弟未善本無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

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

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

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

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

與逡整規當伯行

善本無行

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

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

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

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

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

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

采音劉整

五臣本無整

兄寅

五臣本無寅

弟二息師利去

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

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

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

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失車欄子夾杖

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

遂范喚善本無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

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善本無婢采音及奴教子

楚王法忠善本作志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善本作母左

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

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

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苟奴列稱

善本無補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

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

善本作過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

五臣本無時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

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

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

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善本作孃被奪今在

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

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

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

絀

五臣本
作繼

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

如法所稱整即主

善曰昭明刪此文太略故
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

臣

謹案新除中軍叅軍臣劉整閭閭合三茸而名

教所絕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閭歷諸
侯弔屈原曰閭茸尊顯讒諛得志世說

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
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向曰

閭閭里巷也閭茸小人也直以前代外戚仕因

名教謂士君子也絕棄也

善曰漢書曰班伯也與王許子弟為羣在
綺襦純袴之間非其好也翰曰前代外

純袴善曰漢書曰班伯也與王許子弟為羣在
綺襦純袴之間非其好也翰曰前代外惡積豐稔親舊側

戚謂是齊朝后妃之親也綺
襦純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

目

善曰左氏傳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

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音

義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也

濟理絕通問

曰釁罪也稔熟也側目言惡之甚也

而妄肆醜辭

善曰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

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

莠醜也良曰禮嫂叔不通問故云理絕肆陳

也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善曰謂打逐也

謂罵言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

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

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

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

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

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

銑曰言整私其子則

竟夕不寐惡其姪則

妄加大杖餘文同

薛苞

善本作苞

分財取其老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又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向曰注同高鳳自穢爭訟寡

叟善曰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

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許與寡嫂詐訟遂不仕翰注同未見孟嘗之深心

唯倣文通之偽迹善曰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袁彥伯名臣頌曰迹

洿必偽向曰孟嘗昔人睦親衣無常主善曰薛苞字文通高鳳字

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王隱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人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

無常主良曰衣無常主則汜毓也整之撫姪食有故人善曰謂責米也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齊
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
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一弘大慙賀
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
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
不逢故人良曰公孫弘爲漢丞相故人高賀
從之食以脫粟飯整何其不能折契鐘庾而檐
之於姪其薄如此

昌惟交質徵二反善曰謂取車帷也漢書曰
占帷交質高祖每貰酒歲更而酒家常折券棄
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鐘杜預曰六斛四斗
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爲庾詩曰漸車帷裳
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
言曰江淮謂檐褕爲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
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翰曰漢高帝貰酒
酒家折券棄債六斛四斗爲鐘十六斗爲庾言
嫂雖負鐘庾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整爲六斗
米而取嫂車帷爲質言整之罪深檐帷裳也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棄

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

言曰引之於教義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向曰紳冕衣冠也臣等參議請

以見事免整新

善本

除官輒勒外收

五臣本

付

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

悉以法

五臣本作付

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

善本

無龍牽請付獄測實其

五臣本無其

宗長及地界職

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沈休文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爲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垂稱往烈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爲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

若乃交二族

之和辨伉

浪

合之義升降

鳥瓜切善

隆誠非

一揆

善曰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

政繇俗革吳都賦曰賦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
聖其撥一也銑曰二族夫妻二姓也
仇合相敵而合也窰下隆高揆度也
固宜本

其門素不相奪倫善曰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向曰使有倫理次第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昌充反
善曰左氏傳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沃與既而揮之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

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翰曰懷嬴謂晉文公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涇水清渭水濁舛猶雜

也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善曰荅賓戲
曰周失其御衣冠之

族日失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
光衣冠子孫衰子正書曰古者命

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
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姻婭淪

雜問計斯

斯善曰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臆

曰有廝養卒如淳曰廝賤也 賈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

為賈古道良曰以祖曾之高門嫁子女而取財

利有如商賈之道明目腆典顏曾無愧善曰丁德禮

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無作孔安國尚書傳曰

腆厚也毛詩曰不愧于人不畏於天銳曰明

目張目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善曰左氏傳

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遠世業之可懷向曰胤

嗣也世業謂上代德業也後嗣子孫宜常安之

不可藥卻之家前徵未遠善曰左氏傳叔向曰

杜預曰晉舊臣之族也翰曰藥卻皆晉 既壯

大夫其家以此當時公卿之族徵美也

而室竊貲莫非阜隸

善曰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朝曰司馬長卿

竊貲卓氏左氏傳曰人有上等士臣阜又曰與臣隸濟曰禮三十壯有室室妻也阜隸賤者

也言嫁娶之家貴賤離以行箕帚誘咸失

其所

善曰詩曰親結其褻九十其宜毛萇曰褻婦人之幃也母戒女施衿結褻國語曰越

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也良曰女將嫁母爲結其褻褻帶也婦人適

於人而執箕帚也今則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非其匹偶是以失所

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

生以害仁也銑曰宸歷天子歷數也御寓謂梁御天下也弘大革改憲法也雖除舊

布新而斯風未殄

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申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

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向曰殄滅也陛下所以負

宸紀於興言思清敝俗者也善曰禮記天子負斧

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宸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翰曰

展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負宸敝俗謂雜爲婚姻也臣實懦亂品謬

掌天憲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今權臣口含天憲濟曰懦弱也御史主天

子法自謙已謬妄而在此司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

微物亦蠹大猷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爲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

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

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據詩曰城狐不可觸壯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

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良曰權勢也右用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燹蠹敗也猷道也言已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者而王原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綱紀亦敗天道也風聞東海王源嫁

女與富陽蒲氏

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

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日源東海人蒲瑋之富陽人銑源雖人品庸陋胄

實參華

華榮華也

曾祖雅位登八命

善曰檀

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郟人爲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韓曰雅爲右僕射周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祖少卿內侍

帷幄

濟曰少卿為侍中常侍帷幄謂在天子左右也

父璿升采儲闈亦

居清顯

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勲

遂居清顯

良曰璿為東宮官采事也儲闈東宮也

源頻叨諸府戎禁預

班通徹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也

班曰諸府諸禁府也通

徹通侯也源預列此官

而託姻結

五臣本作好

唯利是求

善曰左氏

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

玷辱流輩莫斯為甚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

源人身在遠

向曰在遠謂在南郡丞

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

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

善曰魏志

伯寧景祐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諡曰偉弟
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綽冀州記曰奮高

平人家計溫足見託為息續覽見婚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

家溫而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閼善曰漢

書宋博曰王卿憂公濟閼閼詣府見璋之任王

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閼主簿善曰吳均

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

為五臣本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善曰娶

徵皆曰聘周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

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

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

東晉

善曰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畧有譽西朝于寶

晉紀

曰苗願殺司隸按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

滿奮

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翰曰

滿奮爲司隸爲苗願所殺故云殞身西朝

謂晉

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滿奮字

武秋

言奮後不

聞子孫

在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

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

善曰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大

傳曰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楊仲武誄曰

潘陽

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

受爵

祿者有異於此濟曰駭驚也潘岳楊仲

武誄

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言王滿與此異也

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

善曰

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
之鄭玄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
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
第簀也良曰勝從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
衿結悅悅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
因聘婦之資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
成帷房之鄙情罄之行造次以之糾慝得繩違
私罪甚也

允茲簡裁善曰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
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

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

貶裁也尚書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銑曰贅
惡也言源情行鄙惡造次用之為事慝亦惡也

允信也簡裁即略狀奏聽裁制之源即罪善本主臣謹案南郡

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善曰漢書音義曰
無忌却秦有地資

也何曰世資祖父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

之業也參謂入仕也行媒同之抱布善曰列子曰夏桀殷紂魯相齊

獸之心也翰曰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言源以行媒之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蕪

禮同抱布之事善本作雜聞之前典善曰左氏傳曰公欲求成

薰猶不棄善曰左氏傳曰公欲求成

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

曰格言成法汧馬督諫曰聞之前典濟曰季

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哲智也往智即文

子也格言至也家語云顏回曰聞薰蕪不同器而

藏薰香草猶臭草也前典即家語也豈有六卿之冑納女於管庫

之人善曰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

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鄭玄曰管管鍵也良曰周禮有六卿言源祖父之貴也曹嗣也管掌庫賤人宋子

河魴同穴於輿豈乏鬼善曰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

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卑臣輿

又曰僕臣臺銑曰子姜姓也言源如此等家之子孫而使其女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

高門降衡雖自已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善曰陸雲

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說文曰憊輕易也蔑與憊古字同向曰衡橫木為門凡庶之

家也言以已高門自降與凡庶連此風弗翦其親乃是輕祖考辱親戚也蔑無也

源遂開黠世塵家將被比屋善曰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

翰曰翦除源本塵汚也聖明之宜寘以明科黠代比屋可封恐此風被及也

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章

心於來日

善曰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濟日伍等也已汚謂王氏也方媾謂復

如此婚姻革改也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

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

善曰言禁止其視故事之法當如故事

也

良曰言禁止視事使如昔無官之時也

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

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荅臨淄侯

楊德祖

善曰太尉彪子餘同銑注銑曰典略曰楊脩字德祖謙恭才

博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

太子以下爭與交如是時曹公以
捷愛幸數與脩書脩答牋後曹公以
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
乃收殺之曹植時為臨淄侯

脩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

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向
曰彌終也豈由言豈不由也隆

重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
文蔚也翰曰蔚盛也

嘉命植書
也辱汚也

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善曰
說文

曰諷誦也
詩有大雅小雅商頌魯頌

濟曰諷猶詠也

若仲宣之擅漢表

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

斯皆然矣

善曰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
表孔璋窘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

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

時居汝潁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良曰仲

宣王桑字也寓於楚壤故云漢表陳琳屬於袁

氏故云冀域徐幹昌於高密故云青劉楨游於

許京故云顯於豫應璩時居汝潁

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此疊植書至於脩者聽

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善曰尚書曰櫛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

周章遠望銚曰周章馳逐也遑暇也植書云

足下高視於上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

京故有此答

資有聖善之教善曰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

體同也發武王名旦周公名遠近觀者徒謂能

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

留思文章

善曰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也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也贊佐也大業父業也

今乃含王超陳度越

數子矣

善曰漢書相譚曰揚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

觀者駭視

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

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善曰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

出故曰自然

濟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

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

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

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

矣

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

故不指斥而託左右執事也牘書板也斯須須

史也子貢曰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比植文章

不可也**是以對鵠**曷**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

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巴

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銑曰植曾作鵠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爲也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終

日不敢獻亦由見西**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

施之美自憎其惡**顧錫教使刊定**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文耶是使脩刊定也脩以無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善本有**弟子掛口市**

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善曰史記

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并獨有也
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相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
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
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
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 翰曰此
皆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 今之賦頌
由致也卓犖高大之兒餘同善注

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善曰兩都賦序曰賦者古

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濟曰植書云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經也脩言
今植之賦頌乃與古詩相類雖不脩家子雲老
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

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

失照作雄猶云壯夫不

為雄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
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

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著一書即法言也良同善注若此仲山周旦之

壽為皆有僭耶

善曰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

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鴟鴞詩言如

雄言則此二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人皆有過也

言竊以為未之思也

善曰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

未之思也向曰鄙宗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過言謂壯夫不為也

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

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

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封禪書

敗功魏顗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向
其勲銘于景鐘韋昭曰景鐘景公鍾也墨子曰
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
魏顗追秦於輔氏其勲銘于景鐘景公鍾也書
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
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
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
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荅也
車

受所惠竊備蒙

蒙

叟

叟

誦詠而已

善曰詩曰蒙
叟奏工

齊

曰所惠謂賜文章也言已備誦詠
之人而已蒙叟昏耄脩謙詞也

敢望惠施以

忝莊氏

善曰植書云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
也脩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

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
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良同善注

李緒璅璅

何足以云

善曰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
至樂安太守

銑曰植書云劉季緒

好詆訶文章脩云何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
足以云瓌瓌小器也

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善曰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

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

子能喉嚨轉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

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向曰

繁步何反

餘文同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
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鄒封薛訪車

子年始十四

善曰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鉦

也都尉官名薛訪車子姓名

能喉轉引聲與筚同音

濟曰筚

白上呈見果如其言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良曰上主上也文

帝時未受禪

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

自然之妙物也

濟曰壤地也

潛氣內轉哀聲

善本

外

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筚曲美常均

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

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筚蕭也均曲也

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

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

善曰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相譚雜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也向曰黃門樂官名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自

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

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善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

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而此孺子翰曰

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善本化餘弄未盡

良曰化變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善曰暨詠及也

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

豔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濟曰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喉轉為之悽傷也頑鈍

豔美者皆感之

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社背山臨溪流

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墮涕悲

懷慷慨

善曰說文曰衽衣衽流兒墮墜也慷慨歎息兒

自左

驥年史姁

奴姁

名倡

善曰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其史姁

姁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

向曰左驥史姁

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

詭異未之聞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

者也說文曰詭變竊惟聖體兼愛好奇

善曰莊子仲尼

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

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

濟曰兼愛多所愛也

想御聞必含餘懼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
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善曰左氏傳
曰得臣寓目
焉詩曰吉甫宴喜
也訖竟也光塵美言之與及也斯調喉轉也欽
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

陳孔璋

善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
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

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
典記室病卒向曰東阿王曹植也

餘注

同

淋死罪死罪昨知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

君侯體高俗

善本作世

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

善曰漢書

爰益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
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
爲象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
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
日爲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
我不言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
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
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
冶子干將爲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
翰曰辱命謂得植書察然明白兒也濟曰王
即諸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拂鐘無聲應機
高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拂鐘無聲應機
立斷善曰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
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
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諸侯乎過曰獨
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鐸試物不知然以之綴

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撮乘扁舟于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於立斷良曰錚聲也夫所以貴於將莫耶者貴於立斷截也皆謂植之才藝同於此矣餘文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

善曰言天

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銑曰顏回曰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言植之文堅而且高鑽仰者終不可近而致之

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念絕

煥炳

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

向譬猶飛兎流

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

足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兎驤囊古之駑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

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
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驤良
馬名可得言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

東野巴人

蚩鄙

益著

善曰宋玉諷賦曰臣援琴

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
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

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濟曰白雪綠水楚之

上曲也比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比

其文見植文之美

而覺已文之惡矣
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

玩耽以為吟頌

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
韞櫝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
良曰載則也

歡言美之也韞藏韞櫝玩珍琳死罪死罪
耽好也為吟頌者愛之深也

答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善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齊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

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特重答此牋也 銑同善注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

哀之隆

五臣本作降

形於文墨

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三

諸友零落略盡此追亡慮存者也形見也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善曰楚辭

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

昔侍

左右廁坐眾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長安曰窮山入市里告

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原具樂飲

太尉史記曰

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

壽也

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厠列也衆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

可終始相保

五臣本作報

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

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又長陳徐

劉應才學所著誠

五臣本作試

如來命惜其不遂可

為痛切

銑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璩也來命謂來書之言不遂謂昔死不遂其才志

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

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

其任也

善曰西征賦序曰雍容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

社稷將領

又息夫躬上疏曰

軍書交馳而輻湊

羽檄重積而狎至

向曰

雍容善和兒虞度也

有虞謂寇至也

輻至言衆如車

輻之湊於戰也羽檄徵兵之書

輻之湊於戰也

羽檄徵兵之書

往者孝武之世

文章爲盛

若東方朔枚臯之徒

不能持論即阮

陳之儔也

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

頗俳優畜之

瑀陳琳也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

儔類也

儔類也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

儔類也

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

善曰漢書

曰唯嚴助

與吾丘壽王兄任

服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

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至於司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

濟同善注

至於司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

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
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
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
良而今各逝
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

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善曰鵬鳥賦
曰化爲異物

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
伏惟
銑曰謂後俊者也孔子云後生可畏

所天

善本無伏
惟所天

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

善本作囿
善曰荅賓戲曰真婆娑乎術藝之
場休息乎篇籍之圃項代曰場圃講藝之處也
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
典籍爲場圃而優游休息於其間也
發言抗論

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

善曰周易
窮理盡性

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鸞龍鱗羽之有五彩
故以喻焉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

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向曰抗高也摘亦雖

發也藻文也鸞龍有五色文章也奮振也

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

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

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向曰更始

始封漢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

太子書云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質以

此答之百謂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

勝百倍也也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

也向曰同聲言俱謂然也

五臣本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

若平生善本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

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

凡安國尚書專曰功王

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游宴之歡難可

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

風雲之會善曰論語子曰唯上智下愚不移

萬物觀言已與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時邁齒莖徒猶欲觸芻蕘

首展其割裂之用也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

羣老杜預曰七十曰耄也良曰邁往齒年載

大也觸芻蕘首割裂謂冒鋒刃其死而効其用

以報德焉不勝悽悽音婁善曰尚書曰悽悽敬兒以來

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

子到縣與太子
賤 向同善注

吳季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

燈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
旦耀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

燭

華燈錯翰曰謂辭太
子時曜靈日月匿藏也

雖虞卿適趙平原入

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善曰史記曰
虞卿者游說

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
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
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
濟曰千金言多也浮汎也觴酒器也言比不小
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徐文司

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

善曰孔安國尚

書傳曰沈謂醉寢也頓猶弊也

良曰沈

即以

五日到官

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善曰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

深淺猶善惡也

銳

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

山連岡平

代善曰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

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

北鄰栢人

乃高帝之所忌也

善曰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

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翰曰鄰近栢人縣名餘文同

重以氐

氐

水漸漬疆宇喟然歎

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

有泚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入黃河泚音脂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濟曰漸漬浸也疆界宇居也漢使韓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壁爭信旗鼓山二千人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成安泚水上信後為淮陰侯喟然歎聲亮信也不用左車之言而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
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
良

敗故云失策也
日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東接鉅鹿存
五臣

想李齊之流

善曰漢書文帝問焉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

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良同善注曰鉅鹿縣名也

都人

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善曰

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向曰慷慨謂貞廉也左車即李左車

而質闇弱無以莅

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莅臨也

若乃邁德種恩樹

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

固非質之能也

善曰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又曰爾公爾侯逸豫

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情性濟曰邁行豫樂也

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

豪俠之桀

善本作傑也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善曰爾雅曰科條

賦事

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懔懔有庶幾之心

善曰國語樊穆

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孔安國尚書傳曰懔懔危懼兒良曰賦布也

威福擅作威福於人者懔懔敬兒庶幾慕近也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

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

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紹會稽太守告歌

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濟曰撥致貿易也也焉知來者不如今謂已情亦與張敞陳咸相類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良曰覲見也質死罪死罪

為鄭沖勸晉王牋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

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良同善注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銑曰嘉命即魏冊命竊聞明公

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

同風襲德賞功有自來矣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

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有自來矣向曰自從也

由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善曰說苑辨

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

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翰曰

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佐湯伐桀以為阿衡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

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善曰尚書曰光

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

萇曰龜山蒙山也翰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

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治曲阜尚

阜有龜蒙龜蒙魯之山名光大宅居也

尚磻

磻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善曰尚書中候

畔至磻磻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

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拔黃鉞右把白

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
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
望暫把旄簇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
翰曰呂尚釣於磻溪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爲師
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自是
誓而滅殷故云指麾武王封於齊都營丘自是
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

善曰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

薄賞厚誠有蹴踏也

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

至今以爲美談

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

善曰王隱晉書宣紀

曰天子策命上爲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爲

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濟

曰先相謂宣帝爲魏丞

翼輔魏室

以綏天下朝

相也世有言不絕也

善本作

無謗言

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風烈昭宣左氏

無闕政人

善本作

無謗言

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風烈昭宣左氏

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良曰綏安也前者明公西征靈

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廻

首內向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

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

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

靡節西征羌焚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澤廻首

面內劇秦美新曰廻首內嚮喁喁如也銑曰

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擊大破之沙漠

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

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

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涉三越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諸

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

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

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
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
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
爾雅曰懼懼也郭璞曰即懼字也漢書有三越
謂吳越及南越及閩越也向同善注曰叛逆
謂葛誕反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氏將則唐咨等
輕銳勁利之兵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
海吳界懾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

宇

內康寧苛慝不作

善曰過秦論曰苞舉宇內尚
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

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
作盜賊伏隱也翰曰寧安作起也苛慝繁惡

之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東夷自少康以

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濟曰殊俗故聖上覽
遠方東夷東方之夷也獻舞獻樂舞

乃昔以來禮典舊章

五臣本作制

開國光宅顯茲太

原

善曰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明公宜有命開國承家

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

善曰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

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銑曰旨意也聖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意人

也元功盛勲光光如彼國土嘉祚魏魏如此日

元大也光光明兒如彼謂破姜維之類國土嘉祚如此謂晉原之地魏魏高

同靡僭靡違

翰曰協合靡無僭失也內

由斯征

伐則可朝

五臣本

服濟江掃除吳會

善曰國語曰齊教大

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正而文事勝矣銑曰由從斯此也吳會吳地名掃

除謂滅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

善曰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赤牛

吳也

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塞迴戈弭節以麾天言滅蜀也望祀謂祭此山焉

下善曰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獍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翰曰弭按

也麾天下遠無不服適無不肅善曰國語祭公謂平一也遠無不服適無不肅謀父曰近無不

聽遠無不服也濟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曰肅敬適近也

盛動超于栢文良曰唐虞堯舜也栢文齊桓公晉文公皆輔翼周室而公超越

之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

不盛乎善曰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

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吕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

之下也濟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至公至

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揖謝肯讓也

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善曰仲長子昌言曰人王

臨之以至公莊子惠行曰其道幽遽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向曰鄰比也

大體敢以陳聞翰曰不通謙辭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玄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塗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眺可還

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中濟注同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

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叅軍眺聞潢汙上黃下烏之水

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善曰左氏

傳曰潢汙行潦之水省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班

固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

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

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駘六轡沃若沃若

調柔也良曰潢汙兩水也蹇跛也沃若良馬

行兒言此水雖欲朝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

行必見竭涸疲殆無由致也自喻策鄙才疆

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莫遂也何

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

善本作飲

喑

鳥合反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

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

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

以北又曰雍門哭見於孟嘗孟嘗君為之鳴喑

流涕歎與鳥同號曰臯壤謂客謂秋也岐路

東西謂別也惆悵嗚咽皆悲傷也皐壤川原歧路行道也五臣本況乃服義

徒擁歸志莫從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曰擁抱也孟子曰予

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草從何曰言服習王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莫

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蒂音帝哀詩曰漉如葉落樹也邈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為雨矣郭璞

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蒂翰曰墜雨離於雲秋蒂去於樹喻眺實庸流行能無算

已別王也邈遠翻落也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屬天地休明山川

濟曰皆謙辭也言不足數善曰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

受納善曰德之休明良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

言遇休明之代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襲采一介抽揚小

善

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也蔡邕玄表賦

曰庶小善

故捨耒

對**場圃奉筆克園**

善曰詩曰九月築場

之有益

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圃之樂築克園也銑曰捨耒罷耕也場圃田園也奉筆克

園請事於王也

東亂三江西浮

五臣本作游

七澤

善曰

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孔安

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

底定楚辭曰遏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

有七澤

向曰王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

西將軍荊州刺史三江會稽越境也七澤

荊州楚境也越東楚西絕流曰亂浮游也**契闊**

戎旃從容讌語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

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翰曰謂從行也契闊勤苦也戎兵也旃旌也

長裾日曳後乘載脂

善同濟注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濟曰鄒陽書

平裾冠衣之裾也日曳謂朝夕遊王門也魏文帝書云文學託乘於後車詩曰載脂載轄

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善曰曹植豔歌

行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良曰言沐王之德深故不測

崖際也楚辭云朝濯髮於湯谷晞余髮乎九陽晞乾也

本作肌膚善曰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翼歸蕃刻肌刻骨

言撫持胃臆論報恩澤將往銘鏤肌骨而不怠逝往也

臣自蕩善曰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向曰寤覺也滄溟海也莊子云鯉化為鵬海運

將徙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周視車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滄溟未運王未遷轉也波臣

自喻也**渤澥方春旅翮先謝**善曰滄溟渤澥皆

皆自喻也**翰**曰解嘲云若渤澥之鳥也渤澥

海名方春鳬鴈時也喻王左右居也旅翮先謝

自喻去王也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草**善曰藩房

去也翮鳥羽也**清切藩房寂寥舊草**王府舊草

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

由宣左氏傳曰華門主實之人皆陵其上也

濟曰藩房藩國也房謂王府也華柴門也輕舟

謂眺舊所居也清切悽傷也寂寥無人也輕舟

反溯素**弔影獨留**善曰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

賦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

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也良曰別王

乘輕舟反向而望心已馳於王左右矣而形影

相弔則**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

留疑矣

深

善曰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

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其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之深乎

銑同善注曰言已想望於王猶白雲在天既與王隔

猶龍門不見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艍於春渚

善曰

冀王入朝而已

候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餘艍舟名也

京師也青江亦春驪也

朱郎方開效蓬心於秋實

善曰

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濟曰朱郎謂王在

京之邸朱其戶也蓬心非特達眺自謙也樹桃李秋取其實也眺願因得效已同於此而少報王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善同良注良曰言

我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怠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跣履已行三十步

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

捐之咎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雖復身填溝壑君棄之臣不勝哀衽席單席也

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善曰列女傳梁高行

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美人

兮攬涕而竚胎又曰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銑曰橫交也不

任犬馬之誠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升

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

為記室用舊也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官而謝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

肅膺

五臣本作應

典冊

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

翰曰令善辰時肅

敬膺當也典冊謂受大司馬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

善曰東觀漢記明帝

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濟曰副被也

生之倫庇身有地

善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

信以守禮禮以庇身良況昉受教君子將二

十年善曰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銑曰君子謂高祖與昉有

舊咳改若唾為恩眈眈力代成飾善曰莊子孔子謂

唾之音古詩曰眈眈以適意向小人懷惠顧

知死所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蹕曰盍死蹕曰吾未獲死所翰

知言懷恩惠自顧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五

本作契苦結切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善本不

渝善曰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昉亦戲

高祖曰我若登王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

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廩養卒曰兩人
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
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
濟曰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緒未也提契謂
許以爲記室也肯意也形是謔戲渝猶變也餘
注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善曰知梁武之必
貴爲謬先覺也猶
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漢書栢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結聖人之
網不輒驕君之餌也良曰言謬謬不能先覺
高祖之必貴而仕齊是淪沒於驕君之餌餌食
也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立臣本作歡
善曰淮南子
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厦成而鸞雀相賀憂
樂別也銑曰此高祖殺東昏侯昉免死非復
相弔也高祖旣成大業
而得相歡也餘注同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

古

善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始誰傳道也

高也二儀天地也勲功也遂古往古也

將使伊周奉轡栢文扶轂

善曰上林賦曰孫叔奉轡

羽獵賦曰齊栢曾不足使扶轂

謂齊桓晉文翼戴周室也使之奉轡扶轂謂高祖之功過也

神功無紀作物

何稱

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言脩

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祖如神妙之功無能紀述造

府朝初建俊賢翹

首

善曰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維此

魚目唐突璵璠

扶元反善曰魚目似珠璵璠魯玉也維書曰秦失金鏡魚目

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
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歛孔融汝穎優劣
論陳羣曰頗有蕪菁唐突人參也銑曰魚目
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高祖唐突猶抵

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善曰東觀

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

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

向曰涯分寔是塵汚忝辱也翰曰言千載一

逢聖人不誅已罪又與之官是鼎成於已其恩

難以荅也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善曰左氏傳齊

造成也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善曰左氏傳齊

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濟不勝

日言雖致命非所能報也隕降越墜也

荷戴屏營之至善本作情善曰國語申謹詣

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

賤良曰今上謂梁高祖片武帝也餘同善注

任彥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

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瑤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賤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

蘊與鞫同奏進也丹誠赤心也

銑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蘊稱策書也冒進赤心謂授梁也

被還命未蒙虛受

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向曰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

心而搢紳顙顙恭深所未達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

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插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顒顒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

未達也

翰曰搢紳謂百官也顒

顒敬仰兒

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

蓋聞受金於

府通人之弘致

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

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

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濟曰皆此言者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餘注同高

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

以舜之德爲未至於是負妻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

大懼良曰謂此者言高祖是以履乘石而周不可如斯也匹獨也餘注同

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

善曰尸子曰惜

者武王崩成王小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爲
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曰乘石
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
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
光景于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王璜刻曰姬
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雒鈴報在齊宋
均曰旌理也向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
宮履乘石爲假天子七年而不疑者蓋爲天下
非爲已也乘石天子所登之石也太公即磻溪
之水釣其涯得王橫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
齊及佐周克殷遂封於齊而況世哲繼軌先德
不讓者旣功得之又天命也

在民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
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

藥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翰曰言

况高祖之家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

父順爲齊侍中

兄懿監郢州

經綸草昧歎深微管

善曰易曰
雲雷屯君

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濟曰綸理也言經
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子之歎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此善曰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劉璠
又深也微無也
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
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
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
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
吳代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
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良曰高祖兄懿為豫
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惠景反破左興盛
十萬眾於鍾山宮城拒守懿聞難投袂而起戰
於越城破之惠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為
尚書令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
惠景實依高祖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善曰尚書
之兄懿之功也
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旅言整眾也左
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銑曰班還也師

入曰振旅造城也

雖累繭救宋重胙

尼存楚

善

王室言齊室也

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胙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胙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

五

以善本

今觀古曾何足云

翰曰以

臣與善本同

以作居

墨翟申包

而惑其盜鍾功疑不賞

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亡

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之鍾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濟曰言東昏侯欲掩已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

闡豎而鳩殺懿也有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

之自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
惟重漢蒯通曰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惟重
不賞之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王馬駿奔表

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善曰左氏傳

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劉璠梁典曰東昏
荒淫歸政闡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鵠薨論
語比考識曰殷惑妲已王馬走宋均曰女妲已
有美色也王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嬖識曰
庾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
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庾子旦庭中地有此版
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銑曰
酷當痛也紂惑妲已王馬走宋宋謂微子開於
宋也王馬喻賢人也以喻東昏無道賢人歸於
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出於庭
中地曰族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禽言
桀必見禽也謂東昏殺懿懿與齊同姓其怨咎

有如此也明公據輦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

義士之心

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

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眄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晉中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向曰孫權兄策爲許貢客所殺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戚乃扶權上馬陳兵而出漢光武兄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兄如故能使此二主三軍義士爲之激厲也輟止也故能使

海若登祗輦圖效祉

善曰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

見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輦盡也翰曰楚辭

云使湘靈鼓瑟兮海若舞海若海神也齊桓公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興則見祗神也山海之神罄盡而效其福祉

山戎孤竹束馬

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

善曰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

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西都賦曰天官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也良曰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伐葛伯殺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伐之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善曰左氏傳介子推事而類於此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

傳介子推

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韓詩外傳曰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

銑曰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叨而

得為天下父母濡

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

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

生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

向曰

言高祖起自諸生取樂於名教之間

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善曰王

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

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翰曰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

善曰曹植上疏

謂正風俗闇與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區

殺者也良曰孫子吳子皆兵法也邁成也馬

盡誅之氓

善本

濟必封之俗

善曰史記周公曰

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

也

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

龜玉不毀誰之功歟

也

銑曰言變風俗若此

龜玉不毀誰之功歟

向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虎兇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今則不然誰之功歟言獨五臣本高祖之功也作兇爲君子將五臣本使伊周何地善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蘧伯日言爲君子將使伊尹周公何地而立也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善曰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恠恠誠慤也廣不任恠貢款悉心重謁善曰論雅曰款誠也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善曰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奏記詣蔣公

善書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倣儻爲志高閭族

王默然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王默默懼與籍書勸說之於是鄉親共喻籍乃就吏後謝病歸濟同善注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

位

善曰秦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秦階三台也良曰書云伊尹

作咸有一德含咸也三台星三公位也濟爲太尉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羣英翹首

俊賢抗足

善曰易通驗卦曰萬人聞雞鳴皆翹首

開府之日人人

自以爲掾

以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

善曰辟猶召也司馬

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

侯擁篲五臣本作彗自歲反善曰史記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

如今卒持箒也銳曰擁彗申恭敬之禮彗帚也鄒子居五臣本有於黍谷

之陰而昭王陪乘善曰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

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彗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

何曰燕昭王敬其德而陪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

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善曰鄒陽上書曰布

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太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

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

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章

也藉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

之

濟曰陋鄙也

良曰猥煩也

方將耕於東臯之陽

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

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異戴其世主者甚衆也

銑曰東臯籍之所居之東也澤畔

曰臯稅國稅也當塗謂事實貴人也

負薪疲病足力不彊

善曰孟子

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

所及也

向曰籍言力

補吏之日非所克堪

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翰曰克能也稱已無德則辟命為謬恩與

以聘賢則庶
光於所舉矣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